



党史研究资料

1

四川人民出版社

党史研究资料

第一集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成都

党史研究资料 第一集 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6 字数 311 千
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3118·170

定价: 1.34 元

出版说明

一、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的内部刊物《党史研究资料》，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现代革命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受到读者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党史研究和教学人员的需要，我们征得中国革命博物馆同意后，将一九七九年第一至十七期发表的文章、资料汇集出版，内部发行。今后，我们将继续汇编或选编这方面的资料，陆续出版。

二、这次汇编时，对所有文字进行了校勘，对已发现的一些差错，作了订正。

三、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将全部文章、资料分类编排，并将一九七九年原来的总目录附在书后。

一九八〇年八月

目 录

- 列宁论普列汉诺夫…………… (1)
- 李维汉同志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 (8)
- 毛主席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 (12)
- 天津“觉悟社”社员代号及化名……………李俊臣 (18)
- 回忆新民学会(由湖南到北京)……………罗章龙 (20)
- 罗章龙教授谈五四运动…………… (46)
-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第一个“五一”节……………沈庆林 (53)
- 回忆我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刘仁静 (58)
- 回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包惠僧 (67)
-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沈庆林 (71)
-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包惠僧 (107)
-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二)……………包惠僧 (113)
- 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三)……………包惠僧 (119)
-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夏立平 (124)

陈松年同志谈陈独秀…………… (138)

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

考证……………邵维正 (144)

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

……………董庭芝 章祖蓉 (157)

对《关于中共“一大”代表人数的几种说法》一文的质疑

……………叶蠖生 (163)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摘译)

……………王文博译 (169)

马林赴华回忆……………刘野译 (183)

国际代表马林……………罗章龙 (194)

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情况资料摘编……………林谷良 (199)

李立三同志谈安源工运…………… (223)

李立三、刘少奇在安源罢工中是有功绩的

……………沈庆林 (228)

张维桢同志谈湖南早期工运…………… (236)

罗章龙教授谈唐山、开滦五矿罢工…………… (242)

罗章龙教授谈“二七”大罢工…………… (254)

关于中共中央(杭州)西湖会议……………林谷良 (272)

周恩来同志在旅法期间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情况	沈庆林 (279)
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构和其中的共产党员	林谷良 (283)
史实订正一则.....	(293)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斗争.....	沈庆林 (294)
毛泽东等同志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的背景.....	沈庆林 (300)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五卅”运动.....	(304)
张维桢同志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313)
关于彭湃同志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和入党的时间	袁中秀 (318)
彭湃烈士入党时间问题的商榷.....	刘林松 (323)
瞿秋白同志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的序言	(334)
广州历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概况.....	夏燕月 (338)
有关“马日事变”后农军进攻长沙问题的部分材料	夏立平 季国平 陈继新 (345)
陈赞贤烈士二三事.....	舒国藩 (371)
“八一”建军节的由来.....	苏东海 (375)
黄洋界保卫战回忆.....	刘 型 (378)
陈潭秋同志战斗在顺直省委.....	徐彬如 (386)
关于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城和召开遵义会议的时间	

.....	陈继新 崔晨风	(393)
徐彬如同志回忆西安事变.....		(399)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	林谷良	(410)
中国托派历史情况简介.....	郭 雄 高荣光	(415)
新安旅行团简介.....	周思敏	(433)
关于《新安旅行团简介》一文的一些补充和说明	张 牧	(438)
美军观察组简介.....	苏东海	(448)
关于李少石同志之死.....	季国平	(452)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夏传鑫	(455)
党史陈列的几个问题	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陈列部	(461)
谈党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方孔木	(469)
关于朱德同志早期经历的几件史实的订正	罗 歌 赵 平 路秀华	(484)
关于民歌《有个能人毛润之》的说明.....	彭江流	(489)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研究会举办陈独秀等历史人物 评价讨论会.....		(494)

列宁论普列汉诺夫

董庭芝 辑

编者按：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些年来被林彪和“四人帮”搞得一塌糊涂。他们把一些人加以神化，一些人加以鬼化，从来不尊重历史，从来不讲分析。

我们摘录一些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是为了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怎样对待历史人物的。

普列汉诺夫（一八五六——一九一八）曾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一八八三年创立了“劳动解放社”，后来同列宁一起创办了《火星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批判，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后来他同列宁分裂，与孟什维克同流合污，在战争和革命等重大问题上，都反对列宁的路线。一九一七年，他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对这样一个人物应当怎样评价？看看列宁的论

述，对我们会有很大启发。

一 当普列汉诺夫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 列宁对他十分尊重，并高度评价他反对 修正主义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的普列汉诺夫，对伯恩斯坦的最时髦的“批判”作了无情的批判，他做得完全正确，现在连德国工人的代表人物也摒弃了伯恩斯坦的观点（在汉诺威代表大会上）。

（《我们的纲领》1899年。《列宁选集》
第1卷第203页，1972年10月版）

二 当普列汉诺夫成为孟什维克以后，列宁 尖锐地批判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由此可见，普列汉诺夫的那个得到一切机会主义者支持的观点是再近视不过的了。他认为，本来就不应当展开不合时宜的罢工，“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指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此次革命遭到沙皇政府野蛮镇压，失败了。普列汉诺夫在事后指责革命，说了这句话。——摘编者）正好相反，本来应该更坚决、更果敢和更主动地拿起武器，本来应该向群众说明单靠和平罢工是不行的，必须进行英勇无畏和毫不留情的武装斗争。

（《莫斯科起义的教训》1906年。《列宁全集》
第11卷第153页，1959年7月版）

你们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在资产阶级立宪民主党的《同志报》上的言论吧！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和库斯柯娃夫人是多么高兴地欢迎普列汉诺夫的言论，而他们恰恰是在一九〇〇年因为企图用资产阶级观点来腐蚀社会民主党而被普列汉诺夫赶出党的。现在，普列汉诺夫接受了臭名昭彰的普罗柯波维奇和库斯柯娃的策略《Credo》（即信条、纲领、世界观。——原编者），而伯恩施坦分子竟厚颜无耻地给他送飞吻，叫嚷说：我们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向就是这样说的！

普列汉诺夫为了走进立宪民主党的前厅，只好在全体人民面前背弃自己昨天的声明。

（《论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1906年11月23日。

《列宁全集》第11卷第298页，1959年7月版）

三 列宁在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路线错误时，对他在理论上的功绩一直肯定，予以保护，并且认为普列汉诺夫的一部名著曾经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主要是批判民粹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仍然是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牢固的成果，任何“派别活动”都不能混淆视听，不能使稍微有些“理智”的人忘记或者否定这些成果的重要性。但是作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领袖，作为一个策略家，普列汉诺夫却经不起任何批判。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机会主义给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工人带来的危害性，要比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

给德国工人带来的危害性大百倍。我们必须向普列汉诺夫这种立宪民主党式的政策展开最无情的斗争，因为他已经回到1899—1900年从社会民主党中清除出去的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流的怀抱里去了。

（《卡·考茨基一书的俄译本序言》1906年12月。

《列宁全集》第11卷第398页，1959年7月版）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列宁选集》

第2卷第3—4页，1972年10月版）

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全都在驳斥唯物主义，同时又装出一付样子，好象他们驳斥的本来只是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而不是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不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不是约·狄慈根的唯物主义观点，并且他们是根据“最新的”“现代的”实证论、自然科学等等来驳斥唯物主义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

《列宁选集》第2卷第16页，1972年10月版）

在“前进”文集里，另一位“实践家”，彼得堡的“纺织工伊-恩”也是没有耍成外交手腕而泄露了机密。他写道：“顺便指出，别尔托夫（即普列汉诺夫——摘编者）的‘一元论的观点’一书（即《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摘编者）特别能够引起这种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正确的概念。”（文集第57页）当然罗！只有俄国造神派和马赫主义者的著作才会提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正确的“概念”，哪一个“前进派分子”不知道这一点呢？可是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指《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摘编者）怎么能够同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瓦连廷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之流（皆马赫主义分子，“前进”文集的作者——摘编者）的哲学著作比高低呢……

（列宁为自己《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一文写的注
1910年8月30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267页，1959年4月版）

四 列宁把普列汉诺夫在策略和组织上的 错误分成几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就拿他们中间最优秀的普列汉诺夫来说吧。普列汉诺夫个人的功绩在过去是很大的。在1883—1903年的20年间，他写了很多卓越的著作，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者、马赫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的著作。

但是从1903年以来，普列汉诺夫就在策略和组织的问题上极可笑地动摇着：（1）1903年8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2）1903年11月（“火星报”第52号），主张同“机会主

义者”孟什维克建立和平；（3）1903年12月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热烈的孟什维克；（4）1905年春天，布尔什维克胜利以后，争取“敌对的兄弟们”的“统一”；（5）1905年年底到1906年年中是一个孟什维克；（6）从1906年年中开始，有时离开孟什维克，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斥责孟什维克（切列万宁已经承认）“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7）1908年同取消派决裂；（8）1914年又重新转为取消派。

（《论冒险主义》1914年6月9日。《列宁全集》

第20卷第359—360页，1958年10月版）

五 列宁在普列汉诺夫逝世后，建议把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

当我们在1902—1903年制定我们党的第一个纲领时，我们总是想到爱尔福特纲领的例子。普列汉诺夫当时说得很对：“不是伯恩斯坦埋葬社会民主党，就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他。”说这句话的普列汉诺夫特别强调的正是这样一点：爱尔福特纲领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专政，这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是胆怯地向机会主义者让步。所以从1903年起，我们的纲领就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年。

《列宁选集》第4卷第338页，1972年10月版）

辩证逻辑教导说，“没有抽象的真理，真理总是具体的”——已故的普列汉诺夫常常喜欢按照黑格尔的说法这样

说。（我觉得在这里应当附带向年轻的党员指出一点：不研究——正是**研究**——普列汉诺夫所写的全部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因为这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著作。（1））

（《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1921年1月2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1972年10月版）

注

（1）顺便说一下，不能不希望：第一，把现在正在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全集中的所有哲学论文汇编成一卷或几卷专集，并且附上详细的索引等等。因为，这种专集应当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第二，我认为工人国家应当对哲学教授提出要求，要他们知道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述，并且善于把这种知识传授给学生。不过这一切已经是离开“宣传”而转到“行政手段”上面去了。——列宁

李维汉同志谈党史资料的搜集工作

编者按：近年来，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开展调查访问工作中，得到很多老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有的同志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十分宝贵的意见。现将李维汉同志在去年五月间一次座谈会上关于研究党史、搞好调查访问的谈话记录，发表于下，借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多次号召全党要重视研究党史，并希望老同志在这方面多出一把力。我响应党的号召，愿意在有生之年，把参加、帮助搜集党史资料这件事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接受在座同志们的要求，决定参加你们收集党史资料的工作，胡耀邦同志也支持我这样做。

我们党走过了近六十年的漫长道路，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编写我们的党史，是一项继往开来的重大任务。可以这么打个比喻，编写党史，就象建设一座宏伟的大厦，需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要有许许多多的砖和瓦，我们的责任是为建筑这座大厦添砖备瓦。

我们应当十分重视调查访问工作，尽一切努力把有可能找到的材料都找来。老一辈革命者都有自己的实践，了解不少情况，但是只了解一个方面，同党的历史比较起来，总是局部的。因此，从个人来说，即使知道得再多，也不可能掌握全部情况。这就需要我们作全面的调查访问，及时地把每个同志所了解的各方面材料，不论是大的、小的，党内的、党外的统统收集起来，即使是个墓碑，也要把碑文拓下来。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片断孤立地来看，好象是个现象，意义不大，可是几个方面联系起来，有可能反映事物的本质，那就很重要了。所以，不要小看资料的收集工作。当然，我们搞的材料是有限的，不可能为建筑大厦备下全部砖瓦，如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搞出一堵、半堵墙的材料，我就感到心安理得了。如果所有的老同志都行动起来，同研究党史的同志一起，同心协力，不就能为编写党史准备充分的材料了吗？我们把收集起来的砖和瓦放在那里，将来由巧匠们把它们砌起来就行了。

我觉得收集资料应该有个计划。现在，要尽量抢救建党时期和北伐时期的资料，因为参加第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的人不多了，建党时期剩下的人则更少，这些同志年纪都很大了，要先去找。有的请到馆里来谈；有的派一、两个人去他那里谈。收集范围主要是上述两个时期，但也不要限死，除了这两个时期以外的其他情况，凡是老人知道的都让他讲，我们都要作详细的记录；还要请他介绍访问线索，这一条对于访问工作的深入开展是很重要的。此外，